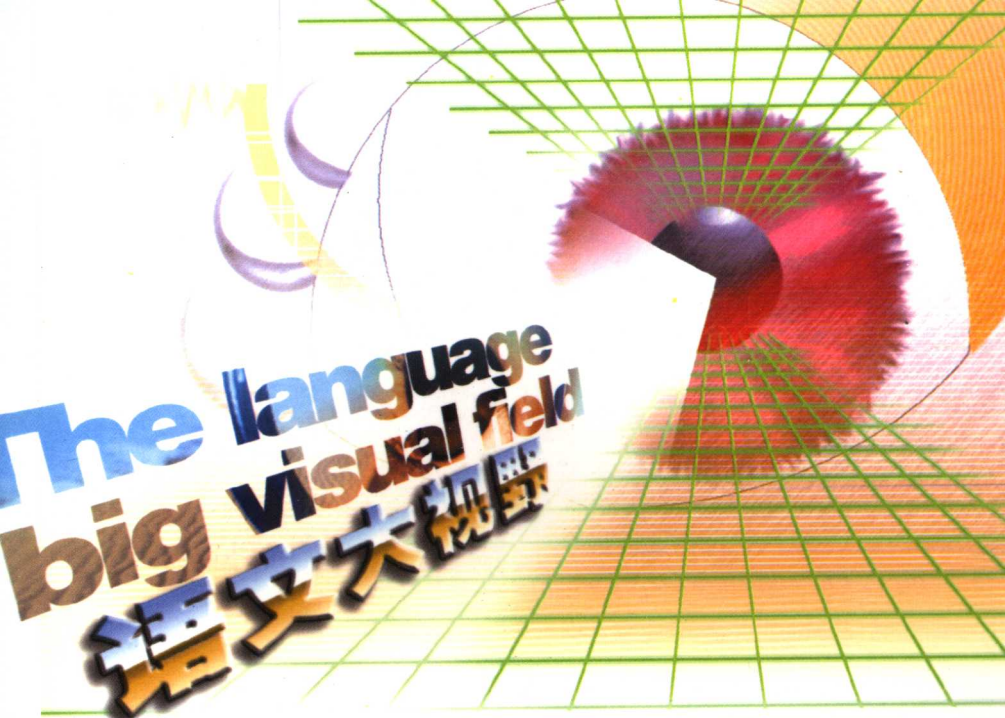




The language
big visual field
语文大视野

写作 趣谈

—— XIE ZUO QU TAN ——

主编 蔡世连 郭德芳

北京燕山出版社

语文大视野(2)

写作趣谈

主 编 蔡世连 郭德芳
编 著 张树亭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文大视野/蔡世连, 郭德芳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6

ISBN 7-5402-1041-9

I. 语… II. ①蔡… ②郭… III. 语文课—中小学—课外读物 IV. G634.3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22796 号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74.5 印张 1738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全 10 册):298.00 元

编者的话

中学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阶段，语文教育又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的基础。但语文教学的历史和现状却很难令人满意。“费时多而收效低”几乎是人们对它的基本评价。原因何在？对语文教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偏狭性理解即是造成一系列失误的根源。正是在历史反思的基础上，人们对语文的性质给以重新定位：语文既具有工具性，又且有人文性，或者既对立又统一，不可分割。如果把语文看作一个大文本的话，语文教学的目的既不在于单单求“言”——把握它的工具性，也不在于单单求“意”——把握它的人文性，而在于言意并求，尤为重要。的是，还要求“道”——把握语言表达、语言思维的基本规律，建构既符合科学性又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真正提高一个现代人的文化素质。因此，以语感训练为中心的多读多写多练，仍是提高语文水平的看来古老笨拙实则最为有效的途径。大语文观、大教材观、大课堂观等等语文教学的新思路也由此而出。



语文教学需要一个大视野，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目的即是为了给这个视野提供一片必不可少的风景。

我们了解并尊重求知欲旺盛的中学生的阅读需要和阅读特点，为此，在本书的编写上我们注意了以下几点：

一、内容设计上，我们根据语文课既具工具性又具人文性



的特点，力图将零星散布于语文课本中的语言学、逻辑学、文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分门别类加以系统介绍，一来试图矫正知识点过于零散的缺陷，二来为读者学言、明意、悟道提供一些帮助。

二、文体风格上，我们追求知识性、科学性和生动性、趣味性并重的原则，力避正襟危坐式的说教。如果读者能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境阅读此书，将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由于我们才力有限，失误之处肯定难免，因此，除向读者预致歉意外，诚恳地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丛书能顺利面世，多赖本书的策划者陶继新和责任编辑里功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向他们致以真诚的谢意。

编者



目 录

开卷言	(1)
一 谈材料积累	(5)
1. 谈读书	(5)
2. 谈观察	(12)
3. 谈感情	(29)
4. 谈想象	(36)
二 谈文章的主题	(53)
1. 谈主题的作用	(53)
2. 谈主题的提炼	(63)
三 谈语言	(97)
1. 谈语言的重要性	(98)
2. 谈语言的学习	(100)
3. 谈语言的要求	(112)
4. 谈语言的美	(142)
四 谈结构	(155)
1. 谈原则	(155)
2. 谈疏密	(164)
3. 谈连接	(167)



4. 谈错综	(176)
五 谈表达	(179)
1. 谈叙述	(179)
2. 谈描写	(183)
3. 谈抒情	(192)
六 谈诗	(195)
附 1 艺术语言拾趣	(206)
附 2 漫谈成功之道	(212)
结束语	(216)



开卷言

写作难 写作乐

青少年朋友们，当你拿起笔，或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或在光线柔和的台灯下，面对一行行等待你填写文字的方格，你是多么想能够浮想联翩、文思泉涌、左右逢源、得心应手、马蹄嗒嗒、驾轻就熟、随意挥洒、皆成佳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啊……可惜，这种情形总是太少。相反，往往是愁眉苦脸、一筹莫展、搜肠刮肚，难以成篇，“山重水复总无路，无柳无花也无村”……好不容易憋出来了，但从头读读：“唉，味同嚼蜡，还不如原先在肚子里想想令人激动哩……”



写作真难啊！——多少人摇头叹气。

咱不是那块料！——多少人搁笔投降了。

不错，写作是难！但若仅仅是“难”，谁还对它感兴趣呢？谁还“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呢？不，原来它还



有“乐”的一面。“欲知如何乐，待到成功时。”当经过一番苦思苦想、苦写苦改，作品在较有份量的刊物上发表出来时，当从小就只享受手写待遇的名字一下子变成了铅字时，当面对同学们的刮目相看、老师们的赞不绝口时，当远方亲友的来信祝贺时……哎呀呀，哪个作者，尤其是初次发表作品的作者，不高兴得手舞足蹈、夜不能寐、喜形于色、忘乎所以呢……

越是难事越有乐，这就是辩证法。一日三餐都会吃，正因此，很少见到每吃完一餐就高兴得又蹦又跳的。

功到自然成



如何变难为易？让我们先讲一段《马卡连珂》的故事。

马卡连珂，前苏联著名教育家、作家，小说《教育诗》（后改编为同名电影）的作者。马在青年时期酷爱写作，经过几年练笔之后写了一篇题为《愚蠢的一天》的小说，如同我们中的一些朋友一样，怕别人笑话“不知天高地厚”而偷偷地寄给了莫斯科《星火杂志》的主编高尔基。半个多月后，稿件退回来了，还有高尔基的一封信。信中说：“你再另写一篇吧！”马卡连珂看了非常伤心。因为凡作者都知道，编辑在审阅一篇稿子时，只要该稿件有一点可取之处，编辑也会给予某种程度的肯定并提出修改意见。只有当稿件一塌糊涂，毫无一点修改的价值时，为了不刺伤作者的自尊心，才委婉地建议另起炉灶——“你再另写一篇吧！”因此，这种“建议”实际上就是一种“判决”——不仅“判决”了稿件本身的死刑，而且还隐含了“作者没有什么写作才气、才华”的意思。马卡连珂拿着这

个冷冰冰的“判决书”沉思了许久，决定今后只下功夫练笔，不再往外投稿。此后不久，他被调到高尔基儿童教养院任教师。这所教养院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里面收容的尽是战争年代失去父母的流浪儿。可想而知，这些从小就没受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靠在街头上讨、抢、偷、拾生活的孩子们会有一些什么表现；可想而知，作为教育、管理这些孩子的教师们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不同于普通教育的麻烦……马卡连珂在这所学校里，每天都仔细地观察一个个学员和一位位老师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然后把这些观察所得作为写作素材每天晚上记入自己的日记。起初，要刻画一个人，要叙述一件事，也老觉得力不从心：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学员、老师就浮现在眼前、脑际，他们之间发生的矛盾、纠葛，或令人痛心，或令人欣喜，也能激动自己，讲出来也能感动别人，可为什么一写出来就苍白无力了呢？莫非真为高尔基言中——自己确实没有写作的才气、才华吗？……痛苦归痛苦，但并没有停止练。他还是写、写，渐渐地就觉得语言较流畅生动了，词汇较丰富逮意了，结构较有机合理了。到了七八个年头上，他就觉得即使粗笔勾勒，人物也能跃然纸上了。但到此时，他仍然没有向外投稿的勇气。他继续写日记。稿纸桌面上放不下了就放在床底下，床底放不下了就打成捆放到阁楼上……在第13个年头上，一天，他的一位朋友来玩，两人说话间，突然从阁楼上飘下一页稿纸。他朋友抓住一读，感到很有兴味，于是便要“都拿来看看”。马卡连珂苦笑了一声说：“你不怕浪费时间，尽可拿去。”这位朋友将两捆稿纸日记拿回家逐篇细读，越读越激动，最后未与马卡连珂打招呼便私自将稿件邮寄给了高尔基。几天



之后，马卡连珂收到了高尔基的一封电报，上写“稿件很好，请尽快来莫斯科修改发排。”马卡连珂又惊又喜又纳闷：自己从未投稿啊，莫非……他找到他的那位朋友一问才知真相。随后，他以十分欣喜的心情去了莫斯科。当他见到高尔基时，曾提到13年前的退稿事，高尔基想了好长时间才模模糊糊地记起“好像有这么回事”。稿件修改、出版都很顺利。这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不朽之作——教育小说《教育诗》。

朋友们，这个故事给予我们的启示太多了。这些启示，在以后的章节里还要提到。在此只指出一点，那就是刻苦练笔“13年”，就可使一个最初感到写作十分困难的人不知不觉地达到文学创作的水平，成为著名作家！当我们感到“写作难，难于上青天”时，能否扪心自问一下：我付出“13年”了么？

朋友们，请付出“13年”！让我们“13年”后，再来论写作的“易”与“难”！



一 谈材料积累

当你拿起笔，最愁的是什么——“肚子里没啥写！”

再来讲一个故事：过去有一个老秀才，接到一个命题作文，趴在屋里望着梁头苦思冥想了好三天，胡子捻断了一绺子，也没憋出几个字。其妻望着他那副可怜相说：“您文人写文章，比俺女人生孩子还难哩！”老秀才一拍桌子说：“夫人所言极是！您女人生子，恁难，肚子里只要有，总能生出来，我肚子里是空空如也啊！”

这老秀才文才欠佳，认识问题倒很有见地：只要肚子里有孩子，再难，即使是“剖腹产”，也总有办法生出来；若肚子里空空如也，不论如何干使劲，有办法，也白搭。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要想“肚子里”有“写头”，那就要平时多积累写作材料。



1. 谈读书

读书，是积累写作材料的重要途径。古今中外的大文学家、文章家，哪个不是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班固：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司马迁：遍览皇家藏书；杜甫：读书破万卷；韩愈：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贪多务



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陆游：一生勤苦书千卷；鲁迅：传、史、杂、记、典、录、诗文无所不读；毛泽东：书房几乎就是图书馆；冯骥才：当有人求他开个外国作品必读书目时，他不假思索一口气写下了 100 多部世界名著。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读书 19 年；列·托尔斯泰：个人藏书达 3 万多册，近万册书页上留下了他的阅读批注……

读书，可以从书中学习语言、章法、技巧、形式等。读得多了，经过“消化”，就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写起来就会得心应手，应付裕如。古人说：“读书如销铜，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朱熹对此体会更深刻，比喻也更生动，他的读书有感诗曰：

昨日江边春水生，蒙幢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今日中流自在行。



意即读书少而强作文，不管怎样搜肠刮肚也难以成文；相反，读书多了再去写作，便如船在涛涛江水里顺流而下，身轻如毛，自由自在，或快或慢，随心所欲。这种事例在文学史上多得是，例如“初唐四杰”中的王勃，由于博览强记，年仅 21 岁时临席即兴写《滕王阁序》，那丽词佳句，真如吐珠泻玉：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再如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狱中写《正气歌》，既无资料可查，也无他人可问，但他却能一口气历数 12 名所谓有浩然正气的历史人物，有的是铁笔御史，有的是将军

游侠……

读书多了，还可以帮助开拓思路、生发联想、创造形象。陆游曾有诗云：“恨渔生来不读书，江山如此一句无。”面对如诗如画的江山美景，渔翁却吟不出一句诗来，甚至没什么感觉，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读书太少，或根本没读过书，因而产生不出什么联想，也体会不出什么诗意。而对于一个饱学文人，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据说 50 年代一位文盲军人与一位大学生妻子夜游北京颐和园昆明湖，那天晚上月明星稀，春风习习。妻子手扶石栏往南眺望，但见明月当空、波光粼粼、南桥静卧、湖亭隐约……于是诗兴大发，先吟诵了一段《岳阳楼记》：“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碧……”而后，便盛赞昆明湖水波涟漪、清澈见底。说到兴浓处拉了拉丈夫，想叫丈夫也赞美几句以便夫妇唱和共度良宵，没想到丈夫一脸睥睨地说：“好个球啊？简直像一锅菠菜汤……”

唉！这种感觉，能写出什么诗情画意的作品呢？

读书有不少方法，我们只略谈以下三种：

A. 重点读。即重点读一些与自己的生活、认识、感情、气质等方面较为接近的作品。俗话说“水乳交融”，那是因为水与乳的“质”较为接近，而水与油就不行了。因此，多读“同质”作品，作为学习，能更多更容易地吸收书中的各方面营养。比如，你若对农村生活比较熟悉，也比较有感情，那你可重点读读赵树理、马烽、周立波、古华、叶蔚林的一些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你若对城市生活较熟悉，也较有兴趣，那你可重点读读茅盾、周而复、王蒙、陆文夫一些城市生活题材的作品；你若是男性，也很欣赏男性的阳刚性格，那你可重点读



读《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之爱》与梁晓声的北大荒文学作品系列；你若是女性，十分喜欢女性的阳刚味道，那你可重点读读张抗抗的作品；若很喜爱女性的阴柔、缠绵、抑郁，那你可重点读读《红楼梦》和张洁的一些作品……当你仔细阅读这类作品时，一定会常常情不自禁地引起联想，也常常会引起难以抑制的写作“冲动”，尤其是当看到作品所提供的生活、人物、事件还不如自己所知道的某些方面典型、强烈、生动时，那种“冲动”更是不可遏止。此时若真的付诸行动，说不定真能写成一篇。

B. 精读。即对一些大家名著反复阅读，读透读“烂”（烂熟于心）。如莫泊桑的《项链》、鲁迅的《孔乙己》、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等。读这些短篇精品，主要目的在于掌握作品的构思、框架、语言特色、感情基调等。从而当我们自己动手写作时，心里有个参考、借鉴、依托、扶手而不至于无从下笔。当然，当自己写作时不可以完全依葫芦画瓢。事实上，若完全是不同的内容，想完全依葫芦画瓢也做不到、做不好。因为，作为艺术品，毕竟内容决定形式——一种内容只能有一种较为完美地表现它的形式。因此，写着写着，就会离“葫芦”越来越远，最后，肯定会几乎没有“葫芦”的影子，而完全是自己的东西。所谓“借鉴不同于抄袭”，道理也就在这里。不少成名之作，也许都是这样写成的，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陈伯尘的《升官图》等，大概都借鉴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

C. 泛读。即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文、史、哲、数、理、化、戏剧音乐、绘画雕刻、养花弄草、烹调缝纫，甚至神鬼迷信、江湖手册……广泛涉猎的目的在于丰富智力背景，扩



大生活面、知识面，拓宽写作面。英国作家萨克雷（《生死场》的作者）曾说：“写小说的人应是无所不知的。”萨翁所言极是。比如一部《红楼梦》，包容涉及了多少知识啊！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自不必说，仅天文、地理、建筑、饮食、占卜、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就使多少专业的行家里手惊叹不已！据说曹雪芹为秦可卿开的药方子，今天的老中药也十分佩服。再如陆文夫的《美食家》，苏州的文化风情不去说，仅面食（面条）的种类就让人眼花缭乱：硬面、烂面、宽汤、紧汤、拌青、重青（多放蒜叶）、免青（不放蒜叶）、重油、清淡、重面轻交（面条多，交头少）、重交轻面（交头多，面条少）、过桥面——交头不能盖在面碗上，而要放在另一个盘子里，吃的时候用夹子撩过来，好像是通过一个石拱桥才跑到嘴里……就是炒菜放盐的多少也有讲究：先上的菜多放盐——人饿，口头重；此后要越来越淡，最后一道菜，人也快饱了，口头也轻了，就是不放一点盐，吃起来也觉得挺有咸味……



瞧，写作牵扯多少知识啊！这些知识，除依靠在生活中多观察、勤积累外，再就是依靠广泛涉猎各类书籍。

前两点讲的是“重点读”与“精读”，后一点讲的是“泛读”。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清人袁枚有过精辟的论述和形象的比喻，他说：“文学韩（韩愈）、诗学杜（杜甫），犹如游山者必登岱（泰山），观水者必观海也。然使游山观水之人，终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复知有匡庐、武夷之奇，潇湘、镜湖之妙，则亦不过泰山上一樵夫、海船中一舵工而已矣！”鲁迅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够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



了。”

在此有必要谈论一下的是读“政治书”。近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不少青少年不大爱读政治书了。其实，读马恩列斯、毛泽东、邓小平等一些伟人的经典著作，不光是为了改造思想、提高觉悟，作为写作，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比如，列·托尔斯泰对他书中的不少人物只是分成好人与坏人，善良人与残暴人，那么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些类别呢？他就找不到科学的解释。最后，只好归结为上帝。如何改造坏人与残暴人呢？他也只好去依靠《马太福音书》与《圣经》。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当时他能从政治家的经典著作里弄懂“阶级”，弄懂“存在决定意识”等道理，那么，他的作品主题深度肯定要比现在的深得多。再如，当代小说《谁是第三者》与《杜鹃啼归》，其主题肯定是受了恩格斯的“没有爱情的婚姻不论对谁都是不人道的”观点的启发与影响。所以，多读政治书籍，单单为了写作，也是大有必要的。



最后谈谈抄书与背书问题。徐特立先生有句名言：不动笔墨不看书。“动笔墨”包括圈点批注、写心得笔记、摘抄等。抄，能加深印象、理解；背，能把别人的东西完全消化从而变为自己的。对于抄、背的好处，不少学问家发表过切肤之谈，如梁启超：“若问读书方法，我想向诸君上一条陈。这方法是极笨极麻烦的。然而实在是极必要的。什么方法呢？抄书！……这种工作笨极了，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开这条路。”清人张溥曾说：“所读之书必手抄。抄之，朗诵一遍，即焚之。又抄。如是六、七始已……”张文思敏捷，据说“有四方征索